

孽海花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

主 编 寒 天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25 印张 968 .76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471 - 7

定价:1352 .00 元

内 容 简 介

作者曾朴(1872—1935)近代小说家。字孟朴。江苏常熟人。1904年,创办小说林社,提倡译、著小说,与人合编《女子世界》。同时接过金松岑已写6回的《孽海花》,重新构思,续写。1927年创办《真美善》杂志,继续进行小说创作和翻译。著有长篇小说《孽海花》、自传体小说《鲁男子》第一部《恋》、诗集《未理集》、文集《推十合一室文集》等。《孽海花》为其代表作。译作有雨果的《九十三年》、左拉的《南丹与奈依夫人》、莫里哀的《夫人学堂》等。

《孽海花》共30回,其中前6回为金天翮作。作品以状元金雯青与名妓傅彩云的爱情故事为线索,串连了一大批名士,通过他们的一些琐闻轶事,描写了从同治初年到甲午战败止的30年间“文化的推移”和“政治的变动”。小说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以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封建士大夫的昏庸堕落,表达出进西学、兴洋务、谋富强的政治主张。对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表示同情,对官僚名士的腐朽生活进行辛辣讽刺。该书结构工巧,文采斐然,反映生活面广,描写人物也相当出色,是近代小说中思想和艺术成就较高的一部,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目 录

孽海花

第二十回	一纸书送却八百里 三寸舌压倒第一人	(2)
第二十一回	背履历库丁蒙廷辱 通苞苴衣匠弄神通	(14)
第二十二回	隔墙有耳都院会名花 宦海回头小侯惊异梦	(27)
第二十三回	天威不测蜚语中词臣 隐恨难平违心驱俊仆	(38)
第二十四回	愤輿论学士修文 救藩邦名流主战	(50)
第二十五回	疑梦疑真司农访鹤 七擒七纵巡抚吹牛	(62)
第二十六回	主妇索书房中飞赤凤 天家脱輻被底卧乌龙	(75)
第二十七回	秋狩记遗闻白妖转劫 春帆开协议黑眚临头	(86)
第二十八回	棣萼双绝武士道舍生 霹雳一声革命团特起	(100)

第二十九回	龙吟虎啸跳出人豪 燕语莺啼惊逢	(113)
第三十回	白水滩名伶掷帽 青阳港好鸟离笼	(125)
第三十一回	抟云搓雨弄神女阴符 瞒凤栖鸾惹英雄雌决斗	(138)
第三十二回	艳帜重张悬牌燕庆里 义旗不振弃甲鸡隆山	(151)
第三十三回	保残疆血战台南府 谋革命举义广州城	(164)
第三十四回	双门底是烈女殉身处 万木堂作素王改制谈	(179)
第三十五回	燕市挥金豪公子无心结死士 辽天跃马老英雄仗义送孤臣	(193)

第二十回 一纸书送却八百里 三寸舌压倒第一人

原来进来的却非别人，就是袁尚秋和荀子虬。两人掀帘进来，一见纯客，都愣着道：“寿翁真又病了吗？”纯客道：“怎么，你们连病都不许生了？岂有此理。”尚秋见小燕在坐，连忙招呼道：“小燕先生几时来的？我进来时竟没有见。”小燕道：“也才来。”又给子虬相见了。尚秋道：“纯老的病，兄弟是知道的。”纯客正色道：“你知道早哩！”尚秋带笑吟哦道：“吾夫子之病，贫也，非病也。欲救贫病，除非炭敬。炭敬来飧，祝彼三湘！三湘伊何？维此寿香。”纯客鼻子里抽了一丝冷气道：“寿香？还提他吗？亦曰妄人而已矣！”就蹶然站起来，拈须高吟道：“厚禄故人书断送，含饥稚子色凄凉。”子虬道：“纯老仔细，莫要忘了病体，跌了不是耍处。”纯客连忙坐下，叫童儿快端药碗来。尚秋道：“子虬好不知趣，纯老那里有病！”说着，踱出中间，喊道：“纯老且出来，兄弟这里有封书子请你看看。”纯客笑道：“偏是这个歪眼儿多歪事，又要牵率老人，看什么信来！”一边说，就走出来。小燕暗暗地看着他，虽短短身材，棱棱骨格，而神宇清严，步履轻矫，方知道刚才病是装的，就低问子虬道：“今天云卧园一局，到底去得成吗？”子虬笑道：“此老脾气如此，不是人家再三劝驾，那里肯就去呢？其实心里要去得很哩！”小燕口里应酬子虬，耳朵却听外边，只听得尚秋低低的两句话，什么“因为先生诞日，愿以二千金为寿”；又是什么“信是托他们生四川杨淑乔寄来的”。小燕正要模拟是谁的，忽听纯

客笑着进来道：“我道是什么‘书记翩翩应阮才’，却原来是庄寿香的一封蜡踢八行。”

这当儿，恰好童子递上药来，一手却夹着个同心方胜儿，纯客道：“药不吃了。你手里拿的什么？”童子道：“说是成大人云卧园来催请的。”纯客忙取来拆开，原来是一首《菩萨蛮》词：

凉风偷解芙蓉结，红似君颜色。只见此花开，迟君君未来。三珠圆颗颗，玉树蟠桃果。莫使久凭栏，鸾飞怯羽单。

素

恃爱襞云速叩。

怡

纯老寿翁高轩，飞临云卧园，勿使停琴伫盼，六眼穿也。

纯客看完笑道：“这个捉刀人却不恶，倒捉弄得老夫秋兴勃生了。”尚秋道：“本来时已过午，云卧园诸君等得久了，我们去休。”纯客连声道：“去休，去休。”小燕、子虬大家趁此都立起来。纯客却换了一套白夹衫、黑纱马褂，手执一柄自己写画的白绢团扇，倒显得红颜白发，风致萧然，同着众人出来上车，径向成伯怡云卧园而来。

原来这个云卧园在后载门内，不是寻常园林，其地毗连一座王府。外面看看，一边是宫阙巍峨，一边是水木明瑟，庄严野逸，各擅其胜。伯怡本属王孙，又是名士，住了这个名园，更是水石为缘，缟纻无间。春秋佳日，悬榻留宾；偶然兴到，随地谈宴。一觞一咏，恒亘昏旦；一官苜蓿，度外置之。世人都比他做神仙中人，这便是成伯怡云卧园的一段历史。闲话休提。

且说纯客、小燕、尚秋、子虬四人，一同到云卧园门外。尚

秋先跳下来，来扶纯客。纯客推开道：“让老夫自走，别劳驾了。”原来纯客还是初次到园，不免想赏玩一番。当时抬起头来，只见两边蹲着一对崆峒白石巨眼狮，当中六扇铜绿色云梦竹丝门，钉着一色镔铁兽环，门楼上虬栋虹梁，夭矫入汉。正中横着盘龙金字匾额，大书“云卧园”三字；“云”字上顶着“御赐”两个小金字。纯客道：“壮丽哉，王居也！黄冠草服那里配进去呢！”小燕笑道：“惟贤者而后乐此。”说话时，就有两个家人接了帖子，请个安道：“主人和众位大人候久了。”说着，就扬帖前导，直进门来。门内就是一个方方的广庭，庭中满地都是合抱粗的奇松怪柏，龙干撑云，翠涛泻玉，叶空中漏下的日光都染成深绿色。松林尽处，一带粉垣，天然界限，恰把全园遮断。粉垣当中一个大大的月洞门，尚秋领着纯客诸人，就从此门进去。纯客道：“这里惜无宏景高楼，消受这一片涛声。”言犹未了，已到了一座金碧辉煌的牌楼之下，楼额上写着“五云深处”四个辟窠大字。

进了牌楼，一条五色碎石砌成的长堤，夹堤垂杨漾绿，芙蓉绽红；还夹杂无数蜀葵海棠，秋色缤纷。两边碧渠如镜，掩映生姿；破茭残荷，余香犹在，正是波澄风定的时候。忽听滩头拍拍的几声，一群鸳鸯鹭鸶鼓翼惊飞。纯客道：“谁在那里打鸭惊鸳？”尚秋指着池那边道：“你们瞧，扈桥双桨乱划，载着个美人儿来了！”大家一看，果然见一只瓜皮艇，舱内坐着个粉妆玉琢的少年，面不粉而白，唇不朱而红，横波欲春，瓠犀微露，身穿香云衫，手摇白月扇，映着斜阳淡影，真似天半朱霞。扈桥却手忙脚乱把桨划来划去，蹲在船头上朗吟道：“携着个小云郎，五湖飘泊。”纯客瞅着眼道：“那，那舱里坐着的不是襁云吗？”说时迟，那时快，扈桥已携了襁云跳上岸，与众人相见，

笑道：“纯老且莫妒忌。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紫云回！”说罢，把襦云一推道：“去吧！”襦云忙笑着上前给纯客、小燕大家都请了安。小燕道：“谁叫你来的？”襦云抿嘴笑道：“李老爷的千春，我们怎会忘了，还用叫吗？”纯客笑了笑，大家一同前行。

走完了这长堤，翼然露出个六角亭，四面五色玻璃窗，面面吊起。纯客正要跨进，只听一人曼声细咏，纯客叫大家且住。只听念道：

生小瑶宫住。是何人、移来江上，画栏低护。水佩风裳映空碧，只怕夜凉难舞。但愁倚湘帘无绪。太液朝霞和梦远，更微波隔断鸳鸯语！抱幽恨，恨谁诉？湖山几点伤心处。看微微残照，萧萧秋雨。忍教重认前身影，负了一汀鸥鹭。休提起、洛川湘浦。十里晓风香不断，正月明寒泻金盘露。问甚日，凌波去。

纯客向尚秋道：“这《金缕曲》，题目好似盆荷，寄托倒还深远。”尚秋正要答言，忽听亭内又一人道：“你这词的寓意，我倒猜着了。这个鸳鸯，莫非是天上碧桃、日边红杏吗？金盘泻露，引用得也还恰当，可恨那露气太寒凉些。什么水殿瑶宫，直是金笼玉燮罢了！”那一人道：“可不是！况且我的感慨更与众不同，马季长虽薄劣，谁能不替绛帐中人一泄愤愤呢？”纯客听到这里，就突然闯进喊道：“好大胆！巷议者诛，亭议者族，你们不怕吗？”你道那吟咏的是谁？原来就是闻韵高，科头箕踞，两眼朝天，横在一张醉翁椅上，旁边靠着张花梨圆桌；站着的是米筱亭，正握着支提笔，满蘸墨水，写一幅什么横额哩。当时听纯客如此说，都站起来笑了。纯客忙挡住道：“吟诗的尽着吟，写字的只管写，我们还要过那边见主人哩。”

说话未了，忽然微风中吹来一阵笑语声，一个说：“我投了个双骠，比你的贯耳高得多哩！”一个道：“让我再投个双贯耳你看。”小燕道：“咦，谁在那里投壶？”筱亭道：“除了剑云，谁高兴干那个！”扈桥就飞步抢上去道：“我倒没玩过这个，且去看来。”纯客自给襦云一路谈心，也跟下亭子来。一下亭，只见一条曲折长廊，东西蜿蜒，一眼望不见底儿。西首一带，全是翠色粘天的竹林，远远望进去，露出几处台榭，甚是窈窕。这当儿，那前导的管家，却趑向东首，渡过了一条小小红桥，进了一重垂花门。原来里面藏着三间小花厅。厅前小庭中，堆着高高低低的太湖山石，玲珑绉透，磊砢峥嵘，石气扑人，云根掩土。廊底下，果然见姜剑云卷起双袖，叉着手半靠在栏杆上，看着一个十五六岁的活泼少年，手执一枝竹箭，离着个有耳的铜瓶五步地，直躬敛容的立着，正要投哩。恰好扈桥喘吁吁的跑来喊道：“好呀，你们做这样雅戏，也不叫我玩玩！”说着，就在那少年手里夺了竹箭，顺手一掷，早抛出五六丈之外。此时纯客及众人已进来，见了哄然大笑。纯客道：“蠢儿，这个把戏，那里是粗心浮气弄得来的！”一面说话，一面看那少年，见他英秀扑人，锋芒四射，倒吃一惊。想要动问，尚秋、子虬已先问剑云道：“这位是谁？”剑云笑道：“我真忘了。这位是福州林敦古兄，榜名是个‘勋’字，文忠族孙，新科的解元，文章学问很可以的。因久慕纯老大名，渴愿一见，所以今天跟着兄弟同来的。”说罢，就招呼敦古见了纯客和众人。

纯客赞叹了一回，方要移步，忽回头，却见那厅里边一间一张百灵台上，钱唐卿坐在上首，右手拿着根长旱烟筒，左手托一本书在那里看，说道：“你这书把板本学的掌故，搜罗得翔实极了。弟意此书即仿《宋诗纪事》诗之例，就可叫做《藏书纪

事诗》，你说好吗？”纯客方知上首还有人哩。看时，却是个黑瘦老者，危然端坐，仿佛老僧入定一样。原来是潘八瀛尚书的得意门生、现在做他西席的易缘常。小燕要去招呼，纯客忙说不必惊动他们，大家就走出那厅。

又过了几处廊榭，方到了一座宏大的四面厅前，周围环绕游廊，前后簇拥花木，里里外外堆满了光怪陆离的菊花山，都盛着五彩细磁古盆。湘帘高卷，锦重敷，古鼎龙涎，镜屏凤纽，真个光摇金碧，气荡云霞。当时那管家把纯客等领进厅来，只有成伯怡破巾旧服，含笑相迎。见小燕、尚秋、子虬等，道：“原来你们都在一块儿，倒叫人好等！”纯客尚未开口，只听东壁藤榻上一人高声道：“我们等等倒也罢了，只被怡云、素云两个小燕子聒噪得耳根不清。这会儿没法子，赶到后面下棋去了。”纯客寻声看去，原来是黎石农，手里正拿着本古碑，递给一个圆脸微须、气概粗率的老者。纯客认得是山东名士汪莲孙，就上去相见，一面就对石农道：“不瞒老师说，门生旧疾又发，几乎不能来，所以迟到了，幸老师恕罪！”石农笑道：“快别老师门生的挖苦人了，只要不考问着我‘敦伦’就够了。”大家听了，哄堂笑起来。那当儿，后面三云琼枝照耀的都出来请安。外面各客也慢慢都聚到厅上。

伯怡见客到齐，就叫后面摆起两桌席来。伯怡按着客单定坐。东首一席请李纯客首座，袁尚秋、荀子虬、姜剑云、米筱亭、林敦古依次坐着，襦云、怡云、素云却都坐在纯客两旁，共是九位。西首一席黎石农首座，庄小燕、钱唐卿、汪莲孙、易缘常、段扈桥、闻韵高依次坐着，伯怡坐了主位，共是八位。此时在座的共是十七人，都是台阁名贤，文章巨伯，主贤宾乐，酒旨肴甘，觥筹杂陈，履趾交错，也算极一时之盛了。三云引箫倚

笛，各奏雅调，襖云唱豪宴，怡云唱赏荷，素云唱小宴，真是酒被闲愁，花消英气。纯客怕他们劳乏，各侑了一觥，叫不必唱了。

伯怡道：“今日为纯老祝寿，必须畅饮。兄弟倒有一法消酒，不知诸位以为若何？”大家忙问何法。伯怡道：“今日寿筵前了无献纳，不免令寿翁齿冷。弟意请诸公各将家藏珍物编成柏梁体诗一句，以当蟠桃之献。失韵或虚报者罚，佳者各贺一觥。惟首两句笼罩全篇，末句总结大意，不必言之有物。这三句，只好奉烦三云的了。其余抽签为次，不可僭越。”大家都道新鲜有趣。伯怡就叫取了酒筹，编好号码，请诸人各各抽定。恰好石农抽了第一。正要说，纯客道：“不是要叫三云先说吗？我派襖云先说首句，怡云说第二句，素云说末句吧。”襖云道：“我不会做诗，诸位爷休笑！我说是‘云卧园中开琼筵’。”怡云想想道：“群仙来寿南极仙。”伯怡道：“神完气足，真笼罩得住，该贺。如今要石农说了。”大家饮了贺酒，石农道：“我爱我的《西岳华山碑》，我说‘华山碑石垂千年’。”唐卿道：“《华山碑》世间只传三本，君得其一，那得不算伟宝！第二就挨到我了，我所藏宋元刻中，只有十三行本《周官》好些，‘《周官》精槧北宋镌’用得吗？”缘常道：“纸如玉版，字若银钩，眉端有羣翁小章，这书的是百宋一廬精品。”小燕笑道：“别议论人家，你自己该说了。”缘常道：“寒士青毡，那有长物？只有平生夙好隋唐经幢石拓，倒收得四五百通了。我就说‘经幢千亿求之虔’。”小燕道：“我的百石斋要搬出来了。”就吟道：“耕烟百幅飞云烟。”莲孙接吟道：“《然脂》残稿留金荃。”剑云笑道：“你还提起那王士禄的《然脂集》稿本哩！吾先在琉璃厂见过，知道此书。当时只刻过叙录，《四库》著录在存目内。现在这书

朱墨澜然,的是原本。原来给你抢了去!”莲孙道:“你别说闲话,交了白卷,小心罚酒!”剑云道:“不妨事,吾有十幅马湘兰救驾。”就举杯说道:“马湘画兰风骨妍。”扈桥抢说道:“汉碑秦石罗我前。”筱亭道:“人家收拓本,叫做‘黑老虎’,你专收石头,只好叫‘石老虎’了。”扈桥道:“做石老虎还好,就不要做石龟,千年万载驮着石老虎,压得不得翻身哩!”韵高道:“筱亭收藏极富,必有佳句。”筱亭道:“吾虽略有些东西,却说不出那一样是心爱的。”剑云笑道:“你现在手中拿个宝物,怎不献来?”大家忙问甚物,筱亭只得递给纯客。纯客一看,原来是个玛瑙烟壶儿。却是奇怪,当中隐隐露出一泓清溪,小藻横斜,水底伏着个绿毛茸茸的水龟,神情活现。纯客一面看,一面笑道:“吾倒替筱亭做了一句‘绿毛龟伏玛瑙泉’。倒是自己一无长物怎好?”子乩道:“纯老的日记,四十年未断,就是一件大古董。”纯客道:“既如此,老夫要狂言了!”念道:“日记百年万口传。”韵高道:“我也要效颦纯老,把自己著作充数,说一句‘续南北史艺文篇’。”子乩道:“我只有部《陈茂碑》,是旧拓本,只好说‘陈茂古碑我宝旃’。”伯怡道:“我家异宝,要推董小宛的小像,就说‘影梅庵主来翩翩’吧。如今只有林敦古兄还未请教了。”

敦古沉思,尚未出口,剑云笑道:“我替你一句罢!虽非一件古物,却是一段奇闻。”众人道:“快请教!”剑云道:“黑送宰相命宫填。”大家愕然不解。敦古道:“剑云,别胡说!”剑云道:“这有什么要紧?”就对众人道:“我们来这里之先,去访余笏南,笏南自命相术是不凡的,他一见敦古,大为惊异,说敦古的相是奇格,贵便贵到极处,十九岁必登相位,操大权;凶便凶到极处,二十岁横祸飞灾,弄到死无葬身之地。你们想,本朝的

宰相就是军机大臣，做到军机的，谁不是头童齿豁，那有少年当国的理！这不是奇谈吗？”

大家正在吐舌称异，忽走进个家人，手拿红帖，向伯怡回道：“出洋回来的金沟金大人，在外拜会，请不请呢？”伯怡道：“听说雯青未到京就得了总署，此时才到，必然忙碌，倒老远的奔来，怎好不请！”纯客道：“雯青是熟人，何妨入座。”唐卿就叫在小燕之下、自己之上添个座头。不一会，只见雯青衣冠整齐，缓步进来，先给伯怡行了礼，与众人也一一相见。脸上很露惊异色，就问伯怡道：“今天何事，群贤毕集呢？”伯怡道：“纯老生日，大家公祝。雯兄不嫌残杯冷炙，就请入座。”石农、小燕都站起让坐。雯青忙走至东席应酬了纯客几句，又与石农、小燕谦逊一回，方坐在唐卿之上。小燕道：“今早小儿到京，提说在河西务相遇，兄弟就晓得今天必到的了。敢问雯兄，多时税驾的？”雯青道：“今儿卯刻就进城了。”因又谢小燕电报招呼的厚意。唐卿问打算几时复命，雯青道：“明早宫门请安，下来就到衙门。”说着，就向小燕道：“兄弟初次进总署，一切还求指教。”小燕道：“明日自当奉陪。我们搭着雯兄这样好伙计，公事好办得多哩！”于是大家从新畅饮起来。伯怡也告诉了雯青柏梁体的酒令，雯青道：“兄弟海外初归，荒古已久，只好就新刻交界图说一句‘长图万里瓯脱坚’吧。”众人齐声道好，各贺一杯。

纯客道：“大家都已说遍，老夫也醉了，素云说一句收令吧。”素云涨红脸，想了半天，就低念道：“共祝我公寿乔仝。”伯怡喝声彩道：“真亏他收煞个住。大众该贺个双杯！”众人自然喝了。

那时纯客朱颜酡然，大有醉态，自扶着襁云，到外间竹榻

上躺着闲话。大家又与雯青谈了些海外的事情,彼酬此酢,不觉日红西斜,酒阑兴尽,诸客中有醉眠的,也有逃席的,纷纷散去。雯青见天晚,也辞谢了伯怡径自归家。纯客这日直弄得大醉而归,倒真个病了数日。后来病好,做了一篇《花部三珠赞》,顽艳绝伦,旗亭传为佳话。这是后话,不提。

且说雯青到京,就住了纱帽胡同一所很宽大的宅门子,原是如替他预先租定的。雯青连日召见,到衙门甚为忙碌。接着次芳护着家眷到来,又部署一番。诸事粗定,从此雯青每日总到总署,勤慎从公,署中有事总与小燕商办,见他外情通达,才识明敏,更觉投契。两人此往彼来,非常热络。有一回小燕派办陵工,出京了半个多月。所有衙中例行公事,向来都是小燕一手办的,小燕出差,雯青见各堂官都不问津,就叫司官取上来,逐件照办。直到小燕回来,就问司官道:“我出去了这些时,公事想来压积得不少了?”司官道:“都办得了,一件没积起来。”小燕脸上一惊道:“谁办的?”司官道:“金大人逐日批阅的。”小燕不语,顿了顿,笑向雯青道:“吾兄真天才也!”雯青倒谦逊了几句,也不在意。

又过了数日,这天雯青衙门回来,正要歇中觉,忽觉一阵头晕恶心。彩云道:“老爷每天此时已睡中觉了,今天怕是晚了,还是躺会儿看。”雯青依言躺下。谁知这一躺,把路上的风霜、到京的劳顿,一齐发出来了,壮热不退,淹缠床褥,足足病了一个多月才算回头。只好请了两个月的病假,在家养病。

却说那日雯青还是第一天下床,可以在房内走走。正与张夫人、彩云闲话家常,金升进来说:“钱大人要拜会。”张夫人道:“你没告诉他老爷病还没好吗?”金升道:“怎么不说?他说有要紧话必要面谈,老爷不能出来,就在上房坐便了。”雯青

道：“唐卿是至好，就请里边来吧。”于是张夫人、彩云都避开了。金升就领着唐卿大摇大摆的进来。雯青靠在张杨妃榻上，请唐卿就坐靠窗的大椅上。唐卿道：“雯兄虽大病了一场，脸色倒还依旧，不过清减了些。”雯青叹道：“人到中年，真经不起风浪的了！”唐卿道：“你的风浪，现在正大得很哩！要经得起，才是英雄的气度哩！”雯青愕然道：“我出了什么事吗？”唐卿道：“可不是吗？你且不要着急。我今天是龚尚书那里得的消息，事情却从你那幅交界图惹出来的。西北地理我却不大明白，据说回疆边外有地名帕米尔，山势回环，发脉葱岭，虽土多硗薄，无著名部落，然高原绵亘，有居高临下之势；西接俄疆，南领英属阿富汗，东、中两路则服中国。近来俄人逐渐侵入，英人起了忌心，不多几时，送了个秘密节略及地图一纸给总署，其意要中国收回帕境，隔阂俄人。总署就商之俄使，请划清界址。俄使说，向来以郎库里湖为界的。然查验旧图及英图，却大不然，已占去地七八百里了。总署力驳其误。俄使当堂把吾兄刻的交界图呈出，说这是你们公使自己划的，必然不会错的。当时大家细看，竟瞠目不能答一语。现在各堂部为难得很。潘、龚两尚书却都竭力想替你弥缝，谁知昨日又有个御史把这事揭参了，说得很凶险哩。上头震怒，幸亏龚尚书善言解说，才把折子留中了。据兄弟看来，吾兄快些发一信给许祝云，一信给薛淑云，在两国政府运动，做个釜底抽薪之法，才有用哩。所以兄弟管不得我兄病体，急急赶来，给你商量的。”这一席话，不觉把雯青说得呆了半晌，方挣出一句道：“这从何说起呢？”唐卿就附耳低低道：“你道俄公使的交界图是那里来的？”雯青道：“我那里知道？”唐卿笑道：“就是你送给小燕的那一本儿！那个御史，听说也是小燕的把兄弟哩！”雯青吃

一惊道：“小燕给我有什么冤仇呢？”唐卿道：“宦海茫茫，谁摸得清底里呢？雯兄，你讲了半天话也乏了，我要走了，那个信倒是要紧的，别耽迟就是了。”说罢，起身就走。

唐卿去后，张夫人及彩云都在后房出来，看见雯青面色气得铁青。张夫人劝了一番，无非叫他病后保重的意思。那时已到了向来雯青睡中觉的时候，雯青心里烦恼，就叫张夫人、彩云都出房去，说：“让我躺躺养神。”大家自然一哄散了。雯青独自躺在床上，思前想后，悔一回，错刻了地图；恨一回，误认了匪人。反来覆去，那里睡得着？只听壁上挂钟针走的悉悉瑟瑟，下下打到心坎里；又听得窗外雀儿打架，喧闹得耳根出火。一个头儿不知怎地总着不牢枕，没奈何，只好端坐床当中，学着老僧打坐模样。好容易心气好像落平些，忽然又听见外房仿佛两个老鼠，只管唧唧吱吱的怪叫。顿时心火涌起，倏的跳下床来，踏着拖鞋，直闯出房门来。谁知不出来倒也罢了，这一出来，只听雯青狂叫道：“好呀，好！这个世界，我能住下吗？”说罢，身子往后一仰，倒栽葱的直躺下地去，眼翻手撒，不省人事。正是：

北海酒尊逢客举，茂陵病骨望秋惊。

不知雯青因何惊倒？且听下回分解。